

T4683/2301 (D)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4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
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
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
圖治於其上。而群臣如魏徵
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
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

其獨盛也宜矣。厥後史臣吳兢采其故實編類為十卷。名曰貞觀政要。有元儒士臨川戈直復加考訂註釋附載諸儒論說以暢其義。而當時大儒吳澄又為之題辭以為世不可無其信然也。朕萬幾之

暇銳情經史。偶及是編喜其君有任賢納諫之美。臣有輔君進諫之忠。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鑒戒。朕甚嘉尚焉。顧傳刻歲久。字多訛謬。因命儒臣重訂正之。刻梓以永其傳於戲太宗

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

遠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1465)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

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名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辟之行遠。必自邇。辟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吳澄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為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謬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程公慨然。即以學廩之羨。餼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

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尚勗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做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

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已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為之釋，句為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間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為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當道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脩國史。神龍中，為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復脩史於

是采撫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一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為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春秋，兢居官多忠諫，叙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

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已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

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論政體第二

第二卷

論任賢第三

論求諫第四

論納諫第五

第三卷

論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論尊敬師傅第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第六卷

論誠信第十七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二十八

論禮樂第二十九

第八卷

論務農第三十

論刑法第三十一

論赦令第三十二

辯興亡第三十三

論貢賦第三十四

第九卷

議征伐第三十五

議安邊第三十六

第十卷

論行幸第三十七

論畋獵第三十八

論災祥第三十九

論慎終第四十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敷蒲州人唐玄宗時進士

劉氏煦

字耀遠范陽人五代

宋氏祁

字翰林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

孫氏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

歐陽氏脩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

曾氏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

孫氏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

孫氏洙

字進士為諫官有文集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范氏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為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黼

張氏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為待制撰史論

胡氏寅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為諫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祖謙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

字正則永嘉人

葉氏適

字少穎三山人

林氏之奇

字希元建安人

真氏德秀

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陳氏惇脩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尹氏起莘

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程氏祁

呂氏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政體二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私猶割股以啖腹音淡一作脛啖音淡食也腹飽

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

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

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

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損且復出一非理之言

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也離叛亦興朕每思

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魏徵詳見任賢

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

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僭稱王詹何楚詹尹

問焉出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

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

實同古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

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

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

縱也與此章辭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脩身為先大學八目脩身為本
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先正其身而能正
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俊德而後能黎民時雍
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萬邦咸寧禹必祗台德

先而後能。朔南暨聲教。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清而流濁者。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幾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儉約。明帝之明察善斷。孝章之寬厚長者。其愛民之心。治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者矣。持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觀之。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一者。三代以上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二者。三代以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群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告其群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奧。于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得聞二帝三王之言。言之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時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邪。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

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書。置此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

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而不棄也。人。詩作民。蓋避太宗諱。故以人代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諱。故以人代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

以理代此。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謂開四方之門。以

來。聽以下之賢俊。廣四方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

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音。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淫辟

也。謂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秦二世則隱藏其身。

也。謂靜言庸違。靖與靜同。回亦違。秦二世則隱藏其身。

捐隔踈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捐音棄

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為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二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闕

竟不得知也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仕梁為散騎常

侍侯景東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

納景為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為景

而死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

得知也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

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是故人

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

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

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

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

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

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

之聰明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堯之欽明舜

之聰輕重乃其中高澄徹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此又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熟

難守成亦作尚書左僕射尚音常射音夜九言尚書

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誦也唐制尚書

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

事宰相

房玄齡

詳見任賢篇

對曰

天地草昧

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

草雜亂昧

群雄競起

攻破乃降

下江切

戰勝乃尅由此言

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

狡百姓樂推

樂音洛

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

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

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

恒胡登切常也

以斯而

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

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

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

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

等慎之

按通鑑係十二年又云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范氏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故禍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艱難守成亦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

林氏之奇曰創業之難雖庸人亦知其然守成之難雖明者亦有所忽周宣王六月出師不以爲難

而末庭燎鄉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聽從諫若轉圜之易而末庭燎鄉晨以視朝為不易漢高帝好謀能

甚難是以文帝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之言太宗之世魏徵有失於安逸之戒

唐氏仲友曰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為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

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難急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

愚按自古人君創業守成鮮有身兼之者周武漢高創業而不及守成康文景守成者

也而不及創業惟神禹在帝位十年成湯在帝位十三年兼創業守成之事者也然以書傳攷

湯不以升治水敷土為難。而以時忱克終為難。豈創業果易而守成果難乎。蓋創業逆境也。可以進德。守成順境也。易以喪德。太宗身兼創業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貞觀十一年特進漢世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三公下。唐制因之。

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

雄傑一作傑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皆欲配厚

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祿位也。

然而克終者鮮也。上聲。少也。後同。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也。

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一作三十

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

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烏去聲。不欲社稷之長

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履癸。夏末淫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

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

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

福。讒。錕咸切。譖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揜蔽也。君臣道

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

手。殞。羽敏切。歿也。子孫殄絕。殄。音腆。盡也。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

哲乘機。拯其危溺。拯。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

八柱。招地象曰。崑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四維施而更

張。張。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遠。肅邇安不

踰於期月。期。與暮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勝殘去

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為

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

媛。盡侍於側矣。媛。美女也。音援。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

鑒彼之所以失。亡。一作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

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

命。南宮括散。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

鹿臺之財。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懼危

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思安處於

卑宮。虞。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

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

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

堦。堦。堯舜之朝。土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不慎。厥終

忘締構之艱難。締。音帝。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

之恭儉。椽。音傳。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

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

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測。一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

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

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

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

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政可

不念哉。按通鑑係十一年正月。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

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

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

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將崇極天之峻，

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

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承天景命，莫不殷憂

而道著。殷憂。憂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

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極南北之

傲物則骨肉為行路。言至親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

董之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許九切索蘇各切

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君人者誠

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

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夏書曰不敢盤于遊

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蓋猶

成湯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

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

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茲九德虞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凡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

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

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慢遊以病民也可以養

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家語曰舜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者垂衣拱手無為而治也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

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

此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誠極忠款切誠

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非公體國情

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溉也商書高宗命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

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複姓司馬名

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務在驕奢不復

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晉受禪以曾為太傅退朝謂其子劭

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為司徒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

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

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綏字伯蔚曾之孫也

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

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述孔子之辭所以共為

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

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

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求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凡

案事等弦韋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

日美亦作盛虞書舜臯陶賡歌之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

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禮事君有犯

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

累上疏

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
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
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
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
贊治道。已事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
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
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
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是十
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雖並隆於
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以與
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能諫。
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末年未嘗
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篇。而是年一月
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見於書者如此。則其
見於言者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數諫
世者亦可知矣。臣不以數諫為嫌。君不以數諫

為忤。其致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所以二疏觀之。
一以為當監隋之所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
為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得失
而後能慎。慎終始。則有得而無失矣。二
疏之言。相為表裏者也。吳氏
合二疏為一章。厥有旨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以鼓切侍中

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國家魏徵

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即一作則何謂為

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

至安樂。音洛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令平聲日陵月

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為去聲安

而能懼。豈不為難。

愚按太宗以問世之才。內芟群雄。外清四夷。其
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况於守天下乎。故魏徵
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
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敬畏。思敬畏。則亂者
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
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
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
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
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盛治。兢
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昔定公問一
言興邦。孔子對以君之難然。則魏徵之言。其一
言興邦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

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

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曰恭。帝以性忌。改謚。貞曰朕少好弓矢。去聲。並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

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

於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

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濱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群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揜。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正。表裏皆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因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

王珪曰中書所出

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祭祀。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王珪。詳見任。曰。中書所出。

詔勅。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馬。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令之貳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

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頗有意見不同。或兼中書門下。與尚書號曰三省。

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

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

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去。或有護

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切。戶監。或有

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聲。施。平。難違

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

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諛以為是。背毀以為非也。不以為患。後至大亂。

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

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

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

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

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又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須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秕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屬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虞廷之使宅百揆。

宰相之職也。若契之稷。皋陶之垂。益伯夷。后夔。皆群有司之職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為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為三公。豈

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眾人之善。而防

一己之辭。私真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

珪之辭。首言護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依違之

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傲戒。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

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

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

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漢

宣帝時。丞相韋賢通禮。魏相學易之類。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

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

儒行既虧。行去聲。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

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

焉。

胡氏寅曰。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

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珪宜復帝曰。不知

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

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是言。若自兩漢。則西京

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

淳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

而獎其所未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劣於前古之問。自三代重武輕

善哉。問也。王珪首以漢為對。而謂近代重武輕

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此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

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

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唯。並音韋。遂無一言諫諍

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

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

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侍郎中書令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范氏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

交脩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脩職苟取充位而

奉行之言是則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

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呂氏上日和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

廷之上不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諤諤之

風也朝廷以諤諤為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

而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順從以

為雷同此唯唯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

進而君子退唯唯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

為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

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昌亦未有諤諤而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帝

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對曰克己復禮孔子

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孔子

去已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己復禮孔子

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扶音心暗，則照有不
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
禪之時，周宣帝既喪，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
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後同。惟即
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
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
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
機，與幾同。言日之
至淺而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

去聲，後同。謂中於理也。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
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
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平聲。若詔勅頒
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
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
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
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
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
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
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
臣不可以不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身代百官
之不能為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故其臣下事無
之所能為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故其臣下事無

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功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帝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身代群臣之事，而自以為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亂後世之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為勵精之事，蕭瑀亦稱之為勵精之主。夫堯舜以不兢，堯舜之勵精也。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復禮斯顏子之代群臣之事哉。瑀又謂其能克己，復禮斯顏子之代群臣之事哉。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故貞觀之治較之開皇，相去懸絕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

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將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腹。

其次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疲癯殘疾。則癢病疾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強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踈盤辟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競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已。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宗而已。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虞書舜告禹之辭。言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

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

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聲。所以不

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廷臣為耳目。有

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

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焉用彼相馬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

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音旁桀夏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逢夏之賢

大夫諫漢誅鼂錯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

桀被殺吳楚七國遂反爰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

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忤音午逆也妄

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

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

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

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

氏滅亡之事為去聲後同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

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為一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逢

之計故不諫煬帝之過煬帝既亡而世基亦不免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逢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此

已之禍夫夏桀之殺龍逢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此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為已思煬帝之亡也亦為

之念龍逢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為謀而後能相保乎

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

君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太宗欲為群臣思龍逢

鼂錯之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為心也又使群臣

為已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為心也君以臣之心為心臣以君之心為心其上下

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

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

局曰著作曰大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為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

失從即容切從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

到切後同造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

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豉切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

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

聲去上聲此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

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上下同

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

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暮太宗以為然封

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虞

干高祖為秦王祭謀軍事貞觀初拜等對曰按通鑑

右僕射卒謚曰明後以邪佞改謚繆等對曰無等字

作非三代以後作之一人漸澆訛上古聊切薄也故秦

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

言不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

純也一作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

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不

易人而理字易如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

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

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公孫名軒轅

彌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和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和

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之屬也顓頊

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桀為亂雲而湯放之在湯之代

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而

而死湯乃踐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

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

克殷二年太子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

為鬼魅當也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彞等無以難

之難去聲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按通太宗每力行

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陀沒切厥九勿切突厥阿史那氏

古匈奴其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曰獫狁商曰鬼方周曰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

歷代為患悉臣服於唐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

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

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

國勅敵勅音藥強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並帶刀宿衛

部落皆鬻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顧謂

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

不別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

美質為公所切磋

言其治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

足為良工爾

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

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

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孫氏甫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

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

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

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

矣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

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

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

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論

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

法不急其功致時大平

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

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

欲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安矣

太宗從魏徵而順之德彛行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

義之效如太宗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

不可為太宗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

之所不

及也

胡氏寅曰德彛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

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則非也書契以來

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

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

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

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

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

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為

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為

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教。讓以示之。以好惡也。
魏徵有見於此。飢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
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
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固。而有也。
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
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以於身。措之於家。國。天
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天
一。無須史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靈。畢至
能。使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
此豈可。以偽而為之。襲而取之。汲汲然。以仁義既衰。聖
學榛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然。以仁義既衰。聖
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後。則
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崇尚黃老。
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雜霸道。不喜書生
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尊之以美名。待之以
虛器而已。寥寥千載。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
當撥亂反正之運。獨能黜抑封倫之言。力行魏
徵之請。故能致斗米三錢之外。戶不閉。行旅野宿。
幾於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行。於野宿。

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其本。
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吾身。方寸
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知行之。於宮闈
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為美。而終不免。仆碑之
失。外以出官。女為名。而內不免。懷羸之累。內外
扞格。終始。衡決。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
違。名同而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
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
其不數數也。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較之於
聖人之道。則又若砥礪之於美玉。稊稗之於美
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
無臣之所致乎。烏乎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

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

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

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數資賞賜。音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

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

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

我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

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入大

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

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

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

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

矰丸之憂矰音曾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

釣射之憂射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

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漁者曰君何以

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歛去

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

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

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舊

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

愚按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

儲子產有與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

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

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

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

師衆也周都鎬京後

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

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

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

徵平聲召也

兼東西征討窮

兵黷武

黷音瀆

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

夙夜孜孜

並音茲篤意也

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

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

音洛後同

夫治國猶如栽樹

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

一作盛

君能清淨百姓何得

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夫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古亡國喪家之君未

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况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

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

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

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

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

一作促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

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為晉所滅伍子胥名負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諧子胥於王

王賜劔使自死後吳
為越王勾踐所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

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

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悖仕齊為尚書令文宣以

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悖總

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

倉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

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

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

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

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為君亂臣治之比殊不

知彼之所為才能救其亡耳烏足以為治哉孔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

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

民敏德君臣相湏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

以取喻也太宗之言未為知要夫君亂臣理此

季世之所見也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縶

敗禮可以言亂必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

遂終為賢君降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

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

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
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
平吳見君道隋文伐陳陳後主之已後心逾驕奢自
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矢下音
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聲九言高麗並同

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

之國也。今為鎮東省。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

縣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置州縣。踰為羈縻

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

恐懷驕矜。恒自抑折。舌音日。肝而食。晚音幹。坐以待晨

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亦直也。可以施於政教者。平

爾。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徵既死。諫諍之臣漸少。高麗雖破。忽兵之興未已。既破鐵勒。自謂雪耻。酬百王除

兇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肝而食。坐以待晨。俾群臣讜言直諫。欲

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早為灾。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

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

是時自京師及河東。今古冀州之域。河南。今古兗州之域。

隴右。今古梁州之域。饑饉尤甚。饑音飢。饉音僅。穀不

匹。絹纒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

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穀函。右隴

此為關西。唐建都。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

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孜孜求士。

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為

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敗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封建成為海陵王。謚曰隱。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元吉為海陵王。謚曰刺。

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斷

決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吏貪濁。惡鳥去聲有枉法受

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賊者。皆遣執奏。隨其

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更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

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欺細

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圄音零。圍音語。周獄名也。馬牛

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

師至于嶺表。五嶺之外。今二廣之地。自山東至于滄海。山東古冀州之

域。今濟南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賣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

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

去聲。饋送也。此皆古昔未有也。

歐陽氏脩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

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

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

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責

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曾氏鞏曰。太宗之為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

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

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

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

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

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

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兵之。出。不。浮。材。之。品。

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田野日以闢。

以其法備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餘數。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不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從。先王之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所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以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如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極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有餘。刑措不用。盜賊化爲渠。繫頸闕庭。北海。誦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三代以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祖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彊悍。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已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

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辨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及師。其不善而戒之。足以爲資矣。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劉洎。馬周。於踈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士。惴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爲三百年之基也。愚按。太宗之爲君。可以爲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爲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群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負比。後世一人君之謙。虛。納諫。二曰。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一人君之制定。府兵。十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爲取民之制。定府兵。十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有職爵勳階之制。莫能

用刑。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有職爵勳階之制。莫能

貞觀政要卷第一
加也。命房杜以為相。英衛以下為將。王魏之諫爭。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夫精至妙。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夫功也。德也。制度也。人才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天資之美。未有不學。猶班班可考。若高宗之學。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洲之賢。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貞觀之治哉。



